

独家·幕后
羊城晚报记者 艾煜煜

周莉亚： 做得好是风格 做得不好是怪

2014年，一部《沙湾往事》，让广东番禺沙湾古镇里“何氏三杰”的故事，以舞蹈的形式走到了全国观众眼前。周莉亚、韩真这对中国舞蹈界的编导“双子星”，亦从此出发，开启了创作“爆款”舞剧之路。

随后，《杜甫》《花木兰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只此青绿》四部精品舞剧逐一面世。《电波》春晚亮相“青绿腰刷屏全网”的同时，无数观众因她们的作品走入剧场。2022年，《只此青绿》登顶全国演出票房榜榜首。

2023年，周莉亚、韩真携最新作品《咏春》归来。这一次，她们讲述了一个生命力十足、关于“平凡人英雄梦”的大湾区故事。

光阴寸隙流如电，周莉亚表示，“十年，对于创作者来说只是很短的时间”。新添了广东歌舞剧院艺术总监一职的她认为，岭南题材舞剧大有可为。她期待创作者们能秉持“用一段人生浇灌作品”的初心面对舞台，也希望行业土壤能够更加丰厚，让舞蹈艺术获得可持续的生命力。

在世界舞蹈日前夕，周莉亚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。

以舞之名

A 十年历程，从岭南古镇到大湾区

羊城晚报：从岭南题材出发，再回到岭南题材。《沙湾往事》《咏春》两部舞剧作品间是否存在某种变化或递进关系？

周莉亚：变化很多，首先题材不一样，作品中呈现的岭南气韵就会不同。《沙湾往事》里的岭南，非常温婉、带有湿润的气息。《咏春》里的岭南，有非常强的生命力。

另外，做《沙湾往事》时，我们要走进何氏三杰所处的时代，把那个时代里的岭南建筑、民俗、音乐等呈现在舞台上。在《咏春》里，我们用当下的角度重新解读过去的历史，与之对话。《咏春》里“大湾区”的概念更浓：深圳电影制片厂、叶问初到香港、叶问对故乡佛山的回忆等都有呈现。通过这两次创作，我们也更全面地了解了岭南文化。

羊城晚报：跨越了十年之后，你们在创作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？

周莉亚：《沙湾往事》是我和韩真创作的第一部舞剧作品，也是黎星、李艳超主演的第一部舞剧作品，是我们所有人的“初恋”。我们倾其所有，把自己所有的感受和积累都放在了这次创作里，所以直到现在，遇到有纪念意义的场合，比如100场，我们大家都会回去。

《咏春》是我们十年来的第六部作品。这十年里，我们一直在积累和改变，不管是创作手法上，还是我们对于文化的认知和感受上，都希望能突破自己。另外，现在的演出市场和整个舞剧行业，相比较《沙湾往事》时期，也收到了更多关注，这时再来创作《咏春》，有更多责任、使命和担当的意味。

羊城晚报：获聘广东歌舞剧院艺术总监，你与该院延续了自《沙湾往事》以来的缘分，有哪些合作计划？有哪些岭南题材的舞蹈作品意欲发掘？

周莉亚：我们目前在方向有了一些共识，比如平台架构的调整、搭建与专家和艺术界的桥梁、建设人才梯队、传播制作经验分享等等。在艺术创作上，我也会在

影响主力创作者的基础上，给出我的意见。至于岭南题材的舞剧作品，我觉得有太多可以做的了。有了《沙湾往事》《咏春》的创作采风经历，我觉得岭南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是非常丰富和深厚的。

它最难能可贵、最有特点的地方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好多元素保留得非常好。同时，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撞击，才有了融合和新生。我也发现，基于岭南文化创作的艺术作品感染力非常强，《雄狮少年》《一代宗师》等电影都很受欢迎，过年的时候，我也刷到了各种英歌舞短视频。

羊城晚报：着眼于广东的现实条件，怎么样在现有的土壤上再发展、再进步，开更多的花出来？

周莉亚：首先，创作者本身要有内驱力——当面对一个创作题材时，我们应该真正静下心来去感受、挖掘这个题材背后的文化和精神内核，而不是用创作惯性或所谓的专业技法，把它当任务一样“噼里啪啦”地完成。

外驱动力也很重要，大家应当对艺术的创作规律有认知和尊重——一个真正好的作品，需要长时间的孵化和打磨。尊重艺术创作的纯粹性，才能够得到作品、市场和观众的回馈。

还要关注作品的可持续性，“土壤”要够厚：优秀演员的引进、阶梯式培养，舞美团队、管理团队、宣传团队的培养都至关重要。

羊城晚报：所以，对于当下的舞剧导演来说，舞台之内要考虑更多，舞台之外要考虑更多。

周莉亚：对。影视领域有制片人机制，演出领域也亟须专业的制作团队。我所说的“土壤”是需要整个行业一起努力的。当我们有了专业的制作人、成熟的阶梯化的人才培养、专业的舞美、灯光、宣传、管理、运营团队，我们导演就可以从现在“半制作人半导演”的状态中解放出来，回归纯粹的创作本身。

B 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刻在观众的文化基因里



韩真(左)和周莉亚(右)

羊城晚报：《沙湾往事》演了十年，《只此青绿》演出超过200场，但相比百老汇或伦敦西区几十年如一日上演的经典剧，中国的舞剧作品如何才能超越周期，常演常新？

周莉亚：从方方面面保持你的严谨。

首先，创作没有固有路径，我与韩真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踏踏实实去做，我们在创作中真真正正地付出了所有的时间，观众能感受到你在作品中的真诚。比如，《咏春》我们从2019年年底立项策划，从取材、采风、查证、确定创作思路……每一步都要花费功夫。包括我们的演员，咏春拳他们学了一年多，我们才开始正式排练。

每一部作品在创作时，就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。进入巡演阶段后，我们也会持续跟进，确认方方面面的规范和细节后，才慢慢移交给执行导演，要确保每一场的演出状态都是“活的”。

另外，相比较其他舞台剧，舞剧的演员更替频率会更高。《只此青绿》现在要有二队了，明年可能出国

演出，我们要求两个队的演员必须准备好至少两个半月的排练期，专心致志、全情投入，而不是把动作学下来就ok。

羊城晚报：六部舞剧作品中，基本都讲述了民族故事或者非遗元素蕴含其中，让它们跟舞蹈结合的创作路径是机缘巧合下形成的，还是有意识地往这方面结合？

周莉亚：机缘巧合是一方面。比如《咏春》里的香云纱片段，我们到佛山采风时刚好是7月，我们亲眼目睹晾晒在皮肤黝黑黝黑的劳动女性戴着斗笠在那儿劳作，那一刻你能够真正感受到岭南这片土地上劳动女性的强烈生命力。她们与我们之前在《渔光曲》和《雨打芭蕉》中表现的女性截然不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元素用进去——在我们了解到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，它已经触发了我们的创作欲。

当然，对于传统文化，我和韩真都是非常热爱的，因为热爱，你的关注点都会往那儿走，它也会激发你。所以，我觉得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你喜欢它，你基于你纯粹的创作欲望出发，你也会选择它。

羊城晚报：香云纱片段在观众的剧评里也频频被提及。这样看来，它不仅是吸引了你们创作者，最终也吸引了观众。

周莉亚：对，传统文化对于中国观众的吸引力是埋在骨子里的，当它被恰当地表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被吸引。所以，创作者要真正了解你要创作的题材背后蕴含的文化，你感受到的越越越深，你把它表现在舞台上时，观众越能看到、越能共情共鸣。

周莉亚韩真舞剧作品盘点



《沙湾往事》
首演：2014年 演出团体：广东歌舞剧院



《杜甫》首演：2016年 演出团体：重庆歌舞团



《花木兰》
首演：2017年
演出团体：宁波市歌舞剧团



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
首演：2018年
演出团体：上海歌舞团



《咏春》
首演：2023年
演出团体：深圳歌舞剧院



只此青绿——舞绘《千里江山图》
首演：2021年 演出团体：东方演艺集团

C 每次突破都要避开「成功经验」

羊城晚报：十年打造六部大型舞剧，你和韩真老师对于自己的创作是否有阶段式的大总结？

周莉亚：我们会对作品不断复盘，但阶段式的总结并没有，十年对于创作者来说依旧很短。不过，我们两个的作品很电影化、有很多电影化的表达，而且从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开始，我们的作品几乎不会再有机械化的分幕，总体上都是很连贯的……这些可能都是一些特质。

羊城晚报：如今，你们在创作上是更自由，还是更挑战战战兢兢？

周莉亚：有自由的一方面，因为你的选择更多了，可以更从容地去选择自己想要创作的题材。但是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，我觉得是创作者在每一次创作时都应该秉持的心态。每次创作都是从零开始，你都会面对可能的失败，没有永远的胜利者。这种敬畏心能够更好地激发你去竭尽全力地做一件事。

羊城晚报：所以，现在每次推出新作时，是否依旧忐忑大于兴奋？

周莉亚：非常忐忑！每一次我们自己都很抖

结——我们希望能有所突破，但这种突破，就要求你要避开过往的所谓成功经验。比如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之后，几乎所有我熟知的谍战片，都通过各种形式邀过我们做舞台化改编。但我们没有接，我们放下这个叙事性很强的作品，转身创作了《只此青绿》这样一个大立意风格的作品。

《只此青绿》后，又有更多古画和文物的题材邀约我们，但是我们选择了武术题材的《咏春》，区别于《只此青绿》里宋代的静和留白的美，《咏春》是有力量的，是燃的，也是叙事性的。而且，我们选择了双线双空间交织的这样一种方式。

开玩笑地说，我们是时常给自己挖坑的创作者，也时常差点把自己埋里头，所以，肯定忐忑。

羊城晚报：创作者的难也在于尽管竭尽全力不重复自己，但仍会有观众得到了“我在《咏春》当中看到了《沙湾》和《电波》”的观感。

周莉亚：其实我们一直在和自己较劲儿，强烈地想让自己脱离舒适圈，努力地避免路径依赖。我们一直在想“不一样”，但你会发现要想做到这个“不一样”，很难。

我们不是在为自己开脱，一个人身上的成长印记和环境塑造抹不掉，就像我是四川人我喜欢麻辣口味，韩真是山东人她喜欢面食。每个导演都会有自身的风格和印记，处理得好这会形成风格，处理不好那可能就是枷锁。

羊城晚报：两位的合作模式在业内几乎是独一份。二位会把“双人舞”一直跳下去吗？

周莉亚：小体量的作品我们都是分开的。在做大体量作品时，如果我俩的合作能够呈现更好的作品，能够给行业做出更好的贡献，这个意义大于一切。只要我们还有这样全力以赴的创作欲，我们就会走下去，其他因素在我们这儿都不会成为干扰。

D 「让创作环境一直处在合适的水温里」

羊城晚报：合作过诸多优秀的舞者，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特质对舞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？

周莉亚：我希望我们的舞者是全能的、成熟的演员。我可以跟他探索更多艺术层面、精神层面或者是艺术表达层面的东西，而不是每天跟他说“脚要快半拍，手臂直一点”，那会很枯燥的。

好的演员是导演可以提问或者对话方式去和他沟通，他用他的肢体和思想来回答你。成熟的演员可遇不可求，欣慰的是，很多我们遇到的年轻演员，也能在创作中飞速成长。我记得张翰在跳《只此青绿》第50场的时候，给我发了个信息，他说“在台上，我觉得我是希孟了”。这让我很感动。

羊城晚报：哪些特质对于舞剧编导来说格外重要？

周莉亚：这是一个细究起来极为复杂的问题，但归根结底，就是用作品来回答一切。作品里能看见你的人格秉性，你的喜爱偏好。

编导是一个作品的核心、领头人一样的存在，你是什么样的，你的团队就会是什么样的。作品就像创作者的自画像，你若不够真诚，观众自然感觉到敷衍。所以，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在作品里了。

羊城晚报：2022年，大型舞剧在所有的演出门票票房前10榜中占了三席。《只此青绿》更是奇魁。依你来看，眼下舞蹈的水温够热了吗？

周莉亚：我觉得被大众看到、被大众喜欢，是舞台剧发展的必然途径和过程。作为我们自己来说，则需要自我降温。我们非常希望作品和演员被更多观众看到和喜欢，但是更希望大家用一种平常的心态走进剧场去欣赏艺术作品，而不是打卡式的围观。

当然，很多东西你无法改变，但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。我个人希望舞剧能“一直在柔和的温水里”，温水更平静、更润物细无声一些，过热的状态，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，也像是双刃剑。

羊城晚报：如果你请给“舞蹈”下一个私人定义的话，那会是什么？

周莉亚：舞蹈是表达的一种途径，我用它来传递和表达我内心的感受和我的所思所想，包括我对传统文化的喜爱。

羊城晚报：对于舞蹈这个行业，你有什么样的愿景？

周莉亚：我希望舞台剧创作更加多元化，我希望更多好的作品和好的创作者，能够被更多观众所喜爱。另外，我也希望观众能够以更开放的思维和心态，去欣赏不同表达的作品。我们不能拿着非常固定的思维去看所有作品。就比如，如果你带着传统的眼光和心理期待去打量马修·伯恩版《天鹅湖》和《灰姑娘》，那你不仅无法欣赏这些颠覆性作品的内涵和美，还会陷入“天鹅怎么了”“灰姑娘在哪里的”追问中。那对于观众和创作者来说，都是痛苦的。